



指尖上的时光絮语

米艳琴

在退休生活的缝隙里，总有一些零碎的时光悄然飘落，就像被风吹散的棉絮。而我，偏爱用毛线头将这些时光轻轻拾起，编织成温暖的物件，让平淡日子绽放别样光彩。

列车在铁轨上缓缓前行，窗外的风景如流动的画卷。我坐在窗边，掏出随身携带的钩针和毛线，开始了我的编织之旅。恰巧旁边，一位女士正在用毛线起头，一针一线，在重复的动作中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。车厢的喧嚣渐渐模糊，唯有钩针与毛线相互交织的细微声响。往来乘客投来赞许的目光，我们却沉浸在这针线交错的世界里，任时光慢下来，静静流淌。

每当完成一件作品，内心总会涌起丰盈的满足感。那些原本零散的毛线团，在指尖化作柔软的围巾、精致的毛衣、别致的手包。它们不仅是实用的物件，更是时光的容器——包裹着候车时的等待、旅途中的闲暇，还有无数个午后独处的专注与热爱。

在钩织的路上，我有幸结识了70多岁的吴大姐。她退休后仍担任某杂志编辑，每次聚会总以一身独特的钩织衣惊艳众人。那些衣服款式新颖，花样繁多，没有一件重样。每一针每一线都透露着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望着她优雅从容的身影，我读懂了钩织赋予岁月的另一种浪漫。

受吴大姐的影响，我也穿上了自己钩织的菠萝花背心。那精致的花纹、细腻的针法，都是我用心编织的成果。我穿着它走在人群中，带着一份独特的自信。这件背心不仅温暖了我的身体，更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与时光的对话。

钩织，让我的毛线头和碎时间有了意义。它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，将零散的时光串连起来，编织成了生活的好篇章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愿继续用我的指尖，在毛线的世界里，勾勒出属于自己的诗意与浪漫，让每一段零碎的时光都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



山间绿衣人

陈士琴

前几天，和老伴聊起写信的岁月，那位记忆中的乡邮员张二小，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
现如今，“乡邮员”对年轻人来说是个陌生词汇。上世纪，城市周边邮局设有乡村邮递员，他们身着深绿工装，骑着绿色自行车，横梁上挂着深绿色的邮袋，翻山越岭为乡村百姓传递信件、报纸和包裹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婚后搬到西山矿区，住进一孔旧窑洞。斜坡下小院的男主人张二小，就是矿区邮局的乡邮员。二小家是山西忻州人，家中有老母亲、妻子和两个孩子。他爱说爱笑，身体黑瘦。家人都很淳朴，我喜欢和这些操着地道土话的邻居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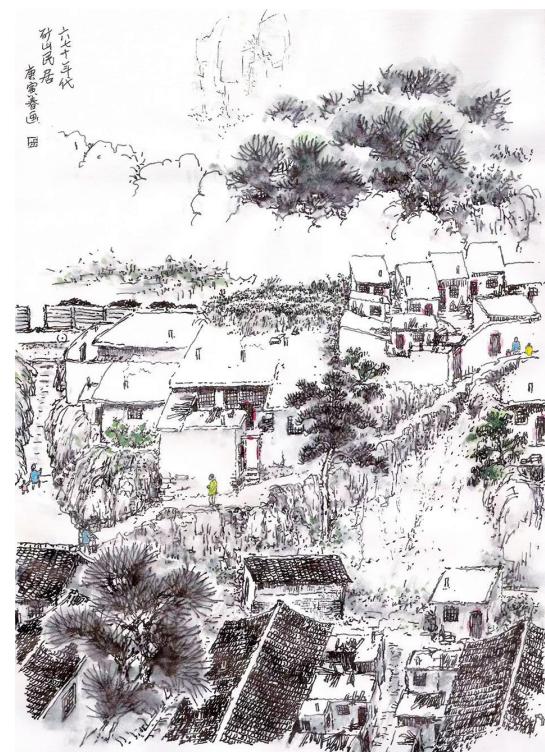
二小家的两孔窑洞，是自己挖的，比我家的坚固，但家中陈设简单，只有睡觉的土炕、柜子和炕桌。窗户糊着麻纸，院子里种着枣树和小菜园。厨房水缸上盖着高粱秆盖帘，上面摊放着蒸熟的玉米面窝头、莜面鱼鱼、土豆和红薯之类的食物。记得，我初次去串门时，还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一下子蒸这么多吃的？”二小媳妇告诉我：“没事，一次多做点还省火。吃的时候再熥热。”我知道他家平日里做饭、取暖所用的碎煤块，都是二小下班后去煤库背回来的，劈柴则是从木料厂捡来的。他们家做饭还是用的农村那种做一顿饭、生一次火的炕边灶台，到了冬天，也能顺便烧热炕火取暖。

二小的乡邮员工作很艰苦，负责矿区后山的几个小村子的投递。信件数量虽不算多，但一次也不能耽搁。前往后山，要路过矿区的居民区与下井的坑口，然后再爬山、上坡。那个年代，上山的土路极为狭窄，山上还有小煤窑，道路蜿蜒曲折。若是遇上雨雪天，推着或扛着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更是艰难。二小告诉我，他骑自行车走山路的时间久了，应对这些的本事，早已练就得炉火纯青。我曾问过二小，干乡邮员如此辛苦，为何不换个工作？他回答得质朴实在：“做乡邮员的人不好找呀，再说了，我也想多挣点工资。”

后来，我搬离了矿区，曾经居住的棚户区早

年间进行了改造。当乡邮员的二小曾经途经的那一条条山路，如今变成了西山生态园平坦的柏油路面；后山上的老百姓，也都被安置到了山下崭新的居所；那片贫瘠的山坡如今改造得越来越美，绿树成荫，花香鸟语，成了旅游景点，乡村邮递员这个职业，也在矿区成为历史。

这个夏日，我和老伴重返故土。在矿区职工家属楼的小区，我逢人便打听：“你们认识当年在邮局送信的二小吗？”人们都摇头表示不清楚。当年的老人大多不在了，年轻人更是没听说过。真希望还有机会，能再去寻觅二小的踪迹，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

作者当年居住的院子 刘冠麟作

理解让亲情重生

刘勇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眉头紧锁，家中的氛围令人压抑。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外祖母一手抚养长大。记得最清楚的是外祖母盘腿坐在炕上，手里做着活计，我则乖乖地坐在旁边，听她讲母亲的故事和母亲的苦，讲到伤心处，不禁哽咽。也许从那时起，我对母亲的感情又平添了几许同情和怜悯。

父亲生日那天，母亲看起来挺高兴，特意加了几个菜。可直到晚饭，父亲仍未归家。3个小时后，门外传来砸门声。我打开门，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，我上前搀扶，父亲一挣，手掌擦着我的耳根划过。母亲端着茶水走近，父亲挥臂将茶杯打翻，还对母亲叫嚷推搡。见父亲举起拳头，我冲过去护住母亲，背部和肩头瞬间挨了不少拳头。鼻腔一热，鲜血涌出，疼痛反而让我勇气倍增，多年积怨倾泻而出：“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你尽到责任了吗？你根本不配！”父亲瘫坐沙发，双手抱头，母亲早已泪流满面。

那晚，我辗转难眠，恍惚听到隔壁传来父亲辗转反侧的声响与叹息。第二天清晨，我看到母亲准备的早餐里有特意为我煎的荷包蛋。系着围裙的父亲从厨房走出，目光躲闪地叮嘱我骑车小心，还局促地搓着手。我愣了，赶紧出了门，心里感动得直想哭。

自那以后，家中氛围悄然改变。父亲变得温和幽默，母亲脸上也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笑容。曾经的争吵与伤痛，最终和解了。这变化让我明白，亲情虽会历经风雨，但只要心怀理解与包容，终会迎来温暖的曙光。